



李娃傳
楊媚珠傳
霍小玉傳
綠珠傳
會潤梅
真妃記
二美遺踪
趙氏
長恨歌
傳
少室仙妹傳
李師師外傳附錄

中華書局

李

娃

傳

自行簡撰

此據龍威祕書本
僅有此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李娃傳

李娃傳

唐 白行簡譏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瓊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圍一屏。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美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局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簷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

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縠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幕簾幕。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微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謔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酌。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

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軒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嫗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嫗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嫗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晡乘不至嫗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局鑰甚密以泥塗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徒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宜陽以詰其嫗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饑而食貨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遠訪之嫗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達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囚肆之中綿繆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囚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囚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燕者舊共較其所能者

陰教生新聲而相讚.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輶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屏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頰而登.乃歌白馬之詞.特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翫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雍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歎歎掩泣.四肆爲衆所謂.益慚恥.密置所轍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縞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步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斂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其加傷歎.令二人齋葷席遠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葷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

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縕縕如懸翦。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餽凍之甚。音響淒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膚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遽絕倒。口不能言。顙頷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蹠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旣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費。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相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

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固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磐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贊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白到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旣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子伯

祖舊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譜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